# 西路军女文工团员被俘后的遭遇

马步芳接到被俘女红军已押到西宁的报告後，听说这些女红军全是唱戏的，个个年轻漂亮，登时来了雅兴，马

上前来「视察」。马匪军的押送官员接到命令以後，赶紧将女红俘们从各间屋里赶出来，命令她们列队等候马步芳。

过了一会儿，随着一阵「喀喀」的皮靴声，马步芳带着随从走了过来，他仔细观看了这些女文工团员，对她们

的美貌惊讶不已。

押送官员向他介绍道∶「这些女文工团员都是四川人，最小的１５岁，最大的也不过２５岁。她们是从红四方

面军妇女团１５０００多名女战士中精心挑选的，个个身材苗条、容貌俊美、能歌善舞。」

询问完毕以後，马步芳清了清嗓子，对女红俘说∶「你们都是些娃娃，受共产党的蒙蔽，走了错路，念你们还

很年轻，本军长就不追究过去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我新二军１００师将要组建的剧团的成员了，以後为我们马

家官兵慰问演出。只要你们听本军长的话，你们都会享尽荣华富贵，谁要是想捣乱，哼！我就砍她的头。本军长今

天有空，想看看你们的舞跳得如何，谁愿意去军部为我跳舞吗？」

女红俘们都知道为他跳舞意味着什麽，没有一个人答应。

马步芳狞笑一声，随手拉出一个女文工团员∶「你叫什麽名字？」

这个女红俘瞪了他一眼，使劲挣脱了，侧过身去，不理他。押送官员赶紧说道∶「这小娘们叫孙桂英，性

子可烈着呢！」

马步芳冷笑一声∶「来人，将她吊起来，抽一百鞭子。」

几个匪兵扑过来，将孙桂英拖到对面房前，将她双手绑起来，吊在梁上，狠狠地用鞭子抽了起来。孙桂英咬紧

牙关，一声不吭，一会儿，血水就一点点地掉到地上。

马步芳拉出另一个低着头不敢看这种血腥场面的女演员，问道∶「你叫什麽名字？」

「黄光秀。」女演员小声说道。

「多大了？」

「十八。」

「是处女吗？」「不是。」

「谁给你开的苞？」

「被俘的当天晚上就被糟蹋了。」黄光秀的眼中顿时溢满了泪水。

马步芳仔细打量了这个女红军一眼，瓜子脸上一双忧郁的大眼睛，说话时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大大的嘴，微

厚的嘴唇，双腿细长，身高约一米六八，天生一副舞蹈演员的胚子。她的军装破烂不堪，特别是上衣有明显的撕扯

的痕迹，几个扣子已经被扯掉，用一块布束着胸，脚穿一双已经变了型的破布鞋，一看就知道被俘後受过马匪军的

辱。

马步芳知道∶这种已经失身、性格温顺的女人是很容易对付的。

「愿意为本军长跳舞吗？」马步芳问道。

「愿意。」黄光秀低着头，用小得几乎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。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马步芳得意的笑道∶「这还不错。」说着将黄光秀的下巴托起来，摸着她光滑的脸蛋，随後

对赵养天说道∶「去，给她买几身漂亮衣服，将鞋袜也换了，洗个澡，然後带到军部来，我要看她跳舞。」

随後对众人说道∶「你们都听着，黄光秀今天表现不错，你们都要向她学习。

瞧你们穿的这样子，像一群叫化子，衣服又脏又破，用一块破布裹着脚，有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。过今天就为

你们准备好特制的军装，上身是西装，下身是裙子，还有丝袜，高跟皮鞋。」

平时马步芳伪装思想进步，西装革履；家中的用具也是新式沙发，西式弹簧软床，俨然是据有革新思想作风的

新派人物。这次为这些文工团员也不惜破费钱财，配备最时髦的军装，表面上为了标榜他善待西路军被俘人员，实

际上想将这些女演员作为自己的玩物，将她们打扮得性感、漂亮，供他淫乐罢了。

这时候，吊在梁上的孙桂英已昏死过去，马步芳命令将她放下来，抬到屋子里去，派军医给她治伤。他又对众

文工团员说道∶「念她是初犯，下次再有人不听话，绝不轻饶。」

黄光秀被带走後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只见她身穿一条红色旗袍，旗袍两侧开叉直到腰部，肉色的长筒丝

袜一直裹到大腿根上，脚登一双红色高跟浅口皮鞋，众姐妹见状都鄙视地看着她，没有一个人理她，黄光秀只好一

个人默默地坐在炕边。

中午时分，马匪军送来了午饭，每个人一碗稀得见底的面糊，一个又黑又小的窝头。几乎同时，马步芳的贴身

警卫马威提着一个饭盒给黄光秀送来了特制的饭菜∶一大碗米饭和几样丰盛的川菜。

剧团中，刘明清和黄光秀是同乡，关系很好，看见众姐妹不理黄光秀，黄光秀一人闷坐在炕边暗自垂泪，知她

心中很苦，刘明清过来安慰黄光秀，道∶「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麽事情？」

「马步芳让我洗完澡以後，逼我穿上现在这身衣服，让我为他跳舞。每跳完一种舞，就脱一件衣服，先将旗袍

脱了下来，仅穿着胸罩和三角短裤、长筒丝袜和高跟鞋为他跳舞，後来又脱了胸罩为他跳舞。跳舞时两个乳房来回

摇摆，他说性感极了，最後连三角短裤也脱了下来，穿着长筒丝袜和高跟鞋为他跳舞。我以为他还要我脱袜子，他

说不用了，直到他奸污我时，还让我穿着丝袜和高跟鞋，他说这样刺激。」

「你为什麽不反抗？」刘明清问道。

「反抗有什麽用？受完皮肉之苦以後还是要脱。」

黄光秀道∶「跳完了舞以後，他把我两只脚分开，跪在我的脚下舔我的下身。

我从未这样被人舔过，一阵阵快感向我袭来，阴户中流出了很多水。你知道，我的身子是被张主席破的，他每

次和我做那事时，一上来就插我，根本就没有什麽快乐，有的只是一种被强奸的屈辱感。我也不愿意受马步芳的辱，

可是他的舌头将我舔得失去了方寸，一心只盼他赶快和我做那事。他趴在我身上，抽插了有上千下，最後他射精时

我也达到了高潮。有一瞬间，我甚至觉得马步芳才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「你为什麽说，你是在被俘以後才失身的？」

「我要利用马步芳来惩罚那些糟蹋我和其他姐妹的马匪军。」

到了晚上，只见马威推开门叫道∶「黄光秀，军长让你去跳舞。」

黄光秀从炕上爬起来，登上高跟鞋就跟着马威走了。

到了早上，黄光秀回来了，换了一身衣服，雪白的西装套裙，脚登一双白色高跟皮鞋。肉色丝袜上留上着白色

的污迹，那是马步芳昨晚上留下的。

这天晚上，马威又推门进来，众人以为马步芳又要叫黄光秀，哪知马威却叫道∶「赵全贞，军长叫你陪他跳舞。」

赵全贞惊慌地躲在众姐妹背後，众人也极力护着她，马威叫来一群匪兵，把赵全贞枪了出来，将她架走了。随

後马威又喊道∶「黄光秀，你也去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黄光秀和赵全贞一起回来，赵全贞回来後，踢掉高跟鞋扑到众姐妹怀里，哭道∶「马步芳这个畜

牲……」就再也说不出话来。

中午时分，马威给黄光秀和赵全贞送来了特制的饭菜，赵全贞一点儿也不想吃，黄光秀劝道∶「吃吧，我们被

俘後，只能任人宰割，除死外是没法逃脱被污辱的命运的，想开点吧！」实际上，黄光秀的话是不少女俘们心中所

想的。

赵全贞和黄光秀一样性格温顺、平时她们的关系也不错，马步芳这个恶棍就是先从「新剧团」中性格温顺的女

俘开刀，并在女俘之间制造矛盾，以达到分化瓦解作用。

这天晚上，马威又来叫人∶「黄光秀、赵全贞，军长让你们去伺候他。」黄光秀走过去劝赵全贞∶「走吧，

你不走他们也会强迫你走。昨天晚上，你不愿意，被他毒打一顿，最後还是失去了贞操。我们身子已经不乾净了，

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以後，就无所谓了。从了他，还可以吃好、穿好，少受点罪。」赵全贞想了半天，点了点

头，黄光秀将她扶起来，帮她穿上高跟鞋，两个苦命的女人手拉着手，又一次被马威带走了。众姐妹看着这令人心

酸的一幕，都不禁流下了眼泪。

以後几天晚上，只要马威推门进来叫她们两人，黄光秀和赵全贞就像猫一样顺从地去军部供马步芳玩弄。马步

芳决定将剧团起名为「新剧团」，赵养天为团长，负责对外以及排练的事宜；黄光秀为副团长，负责女俘们的内部

管理。

过了几天，果然像马步芳所说的那样，为女演员的军装做好了。在党文秀和孙桂英的带领下，女俘们坚决拒绝

换掉红军服装。

但她们谁也没想到，赵养天命令马匪军将党文秀拖出来，把其他女俘锁在房中。

赵养天狞笑地对党文秀说道∶「你换不换？」

「坚决不换！」党文秀大声说道。

「把她的衣服扒下来！」赵养天大喊一声。

这些看管女演员们的马匪军对她们早已垂涎欲滴，因马步芳严令不许对女演员们有污辱行为而不敢轻举妄动，

现在有了机会，顿时像饿狼一样将党文秀的衣服扒光，并趁机在她的乳房上、下身乱摸，党文秀只好双手护着两个

乳房，蹲在地上。

赵养天命令将扒下的衣服烧掉，对党文秀淫笑道∶「你是愿意一丝不挂呢，还是穿上军长给你置办的衣服？」

党文秀无奈，只好穿上了套装。

其他女演员最终在马匪军的流氓手段威胁下，也含泪换上了西装套裙。军装共分大、中、小三种，每人三套套

服，按颜色分为草绿色、大红色和白色三种，每套包括有西装、裤子和裙子，西装右上部印有「新二军１００师新

剧团」等字样，袖标上印有「反共爱国」四个字。丝袜有短袜、长筒袜和连裤袜，穿长筒袜时必须系吊袜带。排练

时可以穿低跟浅口皮鞋，但平时必须穿高跟鞋，高跟鞋有黑、红、白三种，都是马步芳喜爱的浅口船型样式。

同时，马步芳为剧团找到了新的地方，在他的军部边上有一个小礼堂，礼堂後面是原马步芳父亲的谋士李进才

的住址，当年马步芳父亲为了笼络李进才为他修了很大一座公馆，李进才回浙江老家以後，房子一直空着。

马步芳命令将公馆与礼堂後门连起来，公馆的前院和後院有马匪军看守，女文工团员们驻在中院，平时在礼堂

排练节目。马步芳还修了一条秘道从女俘驻的地方直接通到他的军部秘室，准备他兽欲发作时，将女演员们从这条

秘道接来，为他跳舞，供其淫乐。

黄光秀利用和马步芳接近的机会，向他控诉了押送途中马家兵对她和其他几位女演员的暴行。马步芳严令看守

官兵不准对女演员们再有侮辱行为，并从女俘中挑出黄光秀、党文秀、赵全贞、陈淑娥和刘明清等五人管理新剧团

内部事务。



西路军西渡黄河时有５０００多女兵（包括文工团、医院和战斗人员），女红军被俘虏的人有３５００多人，

很多女俘被马匪官兵私自收藏在家中，马步芳严令将这些女红俘交出，并挨家挨户搜查，最後全部交了上来。

马步芳决定扩建新剧团，从女红俘中挑选容貌俊秀并有文艺才能的人送到新剧团跳舞。马步芳为了笼络女文工

团员，又为她们改善了伙食，从此以後，女红俘们可以吃饱了，穿戴就更不用说了。她们是西路军被俘人员中待遇

最好的。最近几天，马步芳闷闷不乐。女文工团员孙桂英始终不屈服於他，在马步芳眼里，新剧团中的女文工

团员都是他的玩物，除了孙桂英和党文秀以外，新剧团的女文工团员都已被他奸污过。孙桂英俏丽的面容经常出现

在马步芳的脑海中，虽然他可以使用那种麻药使孙桂英对性侵犯失去抵抗能力，轻而易举地得到孙桂英的身子，但

他觉得那样太没有情趣了，他要让孙桂英这个漂亮的女红军自愿地投入他的怀抱，清醒地感觉着她的贞操失去的过

程，只有这样，才会摧毁她的意志，使这个高傲的女人变成她的玩物。

马步芳决定先了解一下孙桂英的性格。这天晚上，马步芳将黄光秀招来，他在黄光秀身上发泄完兽欲以後，一

边抚摸着黄光秀一丝不挂的胴体，一边向她打听孙桂英的的经历。当黄光秀向马步芳讲述了孙桂英在过草地时奋不

顾身抢救一个陷入泥潭的小红军战士，差点送命时，马步芳心里已想出了一个征服孙桂英的办法。

第二天晚上，马步芳将孙桂英招到军部秘室，笑嘻嘻地对孙桂英说道∶「你从不从本军长？」孙桂英将头偏向

一边，不理睬马步芳。

马步芳大喝一声∶「来人！」传令兵马有福应声而入，将孙桂英拖到另一间屋子，强迫她跪在一只凳子上，并

把她的双手绑起来。

一个红军小战士被绑在一张长凳上，马步芳对孙桂英说道∶「你如果不从本军长，这个共产娃可性命难保啊！

我问一声，你如果不答应，我就砍掉他一只手指头。」

孙桂英没有料到马步芳会想出这样恶毒的主意，但她终究还是不相信马步芳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会做出这等

事。「孙桂英，你从不从？」马步芳吼道。

孙桂英没有答应。

马步芳朝马有福一挥手，马有福挥起一把宰牛刀将小红军的一个手指头砍了下来。小红军大叫一声，昏了过去。



孙桂英惊呆了。

「孙桂英，你从不从？」马步芳再次吼道。

当马有福的刀子正要砍下去时，孙桂英大喊一声∶「停！」

马步芳拾起地上的一节血淋淋的指头，笑嘻嘻地说道∶「桂英，你想好了没有啊？」

「我答应你，但你要给这个小战士治伤。」孙桂英流着泪说道，她知道自己的贞操已保不住了。

「没问题！」

只要你从本军长，你要星星，我不给月亮。「马步芳尽情地猥亵孙桂英。马步芳将孙桂英带回秘室，命令

赵养天将孙桂英所有的衣服鞋袜拿到秘室。

赵养天将孙桂英数十双高跟船鞋放在地毯上，将孙桂英的衣裙搭在衣帽架上，马步芳命他退出。马步芳令孙桂

英将脚上的半高跟皮鞋脱下，将长筒丝袜褪下，然後拿出一双加厚尼龙短袜让孙桂英穿上，当时正是盛夏，孙桂英

不知马步芳打的啥主意，将尼龙袜穿上。

马步芳又令孙桂英当着他的面将贴身短裤、胸罩换上，孙桂英坚决不从，马步芳勃然大怒，吼道∶「那共产娃

还有九只手指头，你要不从，我接着砍。」

在这一瞬间，她想到了死，但马步芳秘室里有有角的家俱一件也没有，死都无法啊！自己不从，小红军战士

就会受到残害。做女人命苦，做漂亮女人命更苦，她只好默默地当着马步芳的面将自己几乎脱得一丝不挂，换上了

性感裤头、胸罩、一件白地绿花缎旗袍。孙桂英雪白的大腿从旗袍的开衩中露出，脚上的尼龙袜是大红地黄色小花，

脚登一双黑色高跟船鞋。这身打扮使孙桂英显得非常艳丽。

马步芳走过来搂住孙桂英和她跳起了交际舞，马步芳低下头，用嘴亲吻着孙桂英的额头，手不规矩地放在了孙

桂英高耸的乳房上，不断地揉搓着。孙桂英本能地要反抗，但想起马步芳这个魔鬼什事都能干出，自己不从，小红

军又要受残害，只好强忍着愤怒，任马步芳随意抚摸。接着，马步芳又用嘴亲孙桂英的嘴，他令孙桂英伸出舌头，

自己的舌头在孙桂英的舌尖上不断地舔着，用牙齿咬着孙桂英的舌头。

孙桂英正是妙龄少女，才十八岁，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充满全身，不由自主地迎合了马步芳，用自己的

舌头在马步芳嘴上舔着，当她看清马步芳在得意地淫笑着，她想起自己是一个红军女战士，马上停止了与马步芳的

配合。孙桂英的一举一动，马步芳都看在眼里，他不禁得意地狂笑起来。孙桂英涨红了脸，她恨自己没有控制住情

绪，中了这个色狼的圈套。

马步芳和孙桂英跳了一段舞以後，发现她已汗流满身，让她坐在沙发上，亲自脱下她的皮鞋，抱起孙桂英的双

脚闻了起来，孙桂英的脚一丝汗也没有，马步芳十分高兴，又抱起她的双脚狂吻起来，一会儿，孙桂英的脚上就粘

满了马步芳的唾液，看着马步芳的丑态，孙桂英感到一阵阵心。马步芳又将孙桂英的尼龙袜脱掉，用舌头在她白嫩、

纤细的脚上啃着、舔着。

接着，他将孙桂英平放在席梦丝床上，解开她旗袍侧面的扣子，撕掉她的胸罩，当孙桂英丰满、硕大的乳房袒

露在马步芳面前时，马步芳简直惊呆了，这孙桂英的乳房比黄光秀的乳房还要大，深深、迷人的乳沟横卧在两只雪

白的乳房中间，雪红的乳头在轻轻颤抖，马步芳像饿狼一样扑到孙桂英身上，含着孙桂英的乳头使劲地吮吸起来，

然後，他又张大嘴巴企图将孙桂英的一个乳房含在嘴里，孙桂英如此巨大的乳房他又怎能含在嘴里呢？马步芳自己

也不禁笑了起来，而红军女文工团员孙桂英只能随他摆弄。

孙桂英和党文秀是新剧团中性格最刚烈、对敌斗争最坚决的两人，为了解救小红军，她违心地忍受着马步芳的

肆意侮辱，想起自己将失身於这个恶魔，孙桂英的心就如刀绞一样难受，但她强忍着眼泪，不让它流出。

正在这时，马步芳使劲咬住孙桂英的一个乳头，大叫一声，痛得昏死过去。

马步芳见孙桂英昏了过去，他不顾孙桂英的死活，将孙桂英的衣服全部脱光，双手在她的肚子、小腹间抚摸着，

又扳开孙桂英的大腿，当孙桂英的处女膜完整地呈现在马步芳面前时，马步芳高兴地用嘴在她的处女膜上舔着，又

在她丰满、白皙的大腿上舔着。马步芳并不急於奸污孙桂英，他要等孙桂英醒来再玷污她。

孙桂英从昏迷中慢慢醒来，当她看见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，马步芳正色迷迷地看着自己的赤裸的身体，她

一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又昏倒了过去。

在孙桂英昏迷的一段时间内，马步芳给孙桂英换上了各种各样的丝袜，有短的、有长的，还有连裤丝袜，每换

一种袜子，马步芳都要尽情地抚摸孙桂英纤细的双脚，直到孙桂英慢悠悠地醒来。

孙桂英醒来以後，想起自己的处境，不禁长叹一声，紧闭双眼，听任马步芳玩弄自己的双脚。

马步芳见孙桂英醒来，命她穿上衣服，再次陪他跳舞。马步芳让孙桂英穿上一件低开胸的白色丝织小上衣，下

身光着屁股穿一条带绿色斜花纹及膝筒裙，腿裹一双雪白的长筒丝袜，脚登一双大红色高根船鞋，当孙桂英亭亭玉

立地站在马步芳面前时，他觉得孙桂英简直漂亮极了，马步芳再也忍不住了，紧紧搂住孙桂英，亲得孙桂英喘不过

气来。

过了一会，马步芳将留声机打开，搂着孙桂英跳起了舞。马步芳盯着孙桂英深深的乳沟，陶醉在了音乐中，他

觉得此刻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新剧团中的女演员个个年轻、漂亮，各有各的韵味，自己就像皇帝一样宠幸她们，

她们是笼中的小鸟，被他任意地侮辱、玩弄。

马步芳和孙桂英跳了一会舞，他又想起了新的玩弄孙桂英的方法，他命孙桂英脱掉上衣及裙子，上身的乳房及

下身的阴户都裸露着，脚上穿一双白色加厚尼龙丝袜，然後命孙桂英将她的所有高跟船形皮鞋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毯

上，让孙桂英每次穿上一双鞋，在屋里来回走动，马步芳则坐在墙边的沙发上，欣赏着孙桂英几乎一丝不挂的胴体。



孙桂英起初不答应，马步芳突然重重地打了孙桂英一个嘴巴，鲜血立即从孙桂英的鼻子、嘴巴里流了出来。其

实马步芳是非常宠爱孙桂英的，打完以後他心里也有些後悔，拿出毛巾给孙桂英擦乾了脸上的血迹，将孙桂英搂在

怀里，将她眼角上的眼泪用嘴舔净，然後让孙桂英穿上高跟鞋，孙桂英无奈，只好顺从地在屋里来回走动。

马步芳先让孙桂英穿上一对黑色磨沙及漆皮混合的黑色特高跟船鞋，这双鞋的前部是黑色的磨沙，磨沙上点缀

着用黑色漆皮做成的刘明清花，鞋的後部是由漆皮做成的，在灯光下反射出黑亮的颜色，鞋跟足有二十公分高，鞋

跟底部用黄色的铜皮包着，孙桂英穿上这只鞋，使马步芳感到她艳丽而不俗气，庄重而不轻浮。

马步芳让孙桂英穿上这只鞋在屋子里来回走着，高跟皮鞋使孙桂英显得更加苗条，赤裸的上身及下身使她显得

更加性感。马步芳走到孙桂英面前，拉着她的手，让她站在一面穿衣镜前，孙桂英看到自己几乎一丝不挂的样子，

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马步芳慢慢地将她的下巴托起，孙桂英仔细地看了镜子中的那个女人，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的美丽动人，

难怪马步芳使尽一切手段要占有她。

马步芳坐回沙发上，他挥挥手让孙桂英走过来，孙桂英站在马步芳的面前，马步芳伸出一只手指捅进了孙桂英

的阴道里，他用手指在孙桂英的阴道里慢慢滑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孙桂英的阴道里就充满了分泌物。

马步芳又让孙桂英换上一双黑色磨沙半高跟皮鞋，鞋子前面有一个椭圆形的金色装饰物，装饰物中间襄着一颗

透明的人造珍珠，孙桂英穿着这双鞋子又开始像模特一样表演了。马步芳已经将她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孙桂英拖

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着，脚下的高跟皮鞋似乎有千斤重，她哪里知道马步芳兴趣正浓，他怎能轻易放弃千方百计才

得到的猎物呢？

马步芳又让孙桂英脱下鞋子和袜子，换上一双黑色的连裤丝袜和一双大红色的高跟皮鞋，孙桂英又开始在屋子

里来回走动，她不知道马步芳何时才能够放过她。

马步芳看着孙桂英在屋子里来回走着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孙桂英後面，让孙桂英抬起脚来，慢慢地脱掉孙桂英

的高跟皮鞋，他使劲闻着皮子的香味，双手托着孙桂英的脚，又用嘴在孙桂英的脚心上慢慢地蹭着，他将孙桂英的

脚趾全部放进自己的嘴里，使劲吮吸着，过了很长一会儿，他才让孙桂英穿上鞋子，并让她坐在沙发沙上休息一会

儿。

过了一会儿，马步芳又亲自将孙桂英脚上的鞋子和袜子脱掉，让她光脚穿上一双黑色高跟皮鞋，孙桂英又不得

不开始表演了。马步芳发现孙桂英光脚穿高跟皮鞋比穿袜子更好看，在一双细长、瘦小的高跟皮鞋衬托下，孙桂英

的脚显得更加白皙、修长。看着孙桂英婷婷玉立的样子，马步芳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性欲了，他一把把孙桂英抱起，

将她扔在席梦思床上，像饿虎一样扑向她。

失去贞操的孙桂英在昏睡中被马步芳数十次地奸污马步芳把孙桂英调戏、玩弄了足足有两个小时，将孙桂

英折磨得疲惫不堪，他将孙桂英抱上席梦思床，将她的衣裙及高跟鞋脱掉，分开一丝不挂的孙桂英的双腿，像饿狼

一样扑向孙桂英。

孙桂英知道自己即将失去最宝贵的东西，她紧闭双眼，将脸侧向一边。马步芳的阴茎勃起得像一根粗大的棍子，

他用双手分开孙桂英的阴毛，将阴茎狠狠地捅了进去，马步芳先觉得有一个东西挡住了他的阴茎，他知道那是孙桂

英的处女膜，他狞笑一声，用尽全身的力气使劲一捅，感觉到就像捅破了一层厚厚的窗户纸後，阴茎进入了一个温

暖的港湾。接着，他听到了孙桂英痛苦的呻吟声，他看了看床单，只见床单上流下了一滩鲜红的血迹。

马步芳将阴茎在孙桂英体内轻轻地抽拉着，随着孙桂英阴道里的分泌物越来越多，他加快节奏，用力玩起了孙

桂英。孙桂英像一个木偶般躺在床上，下身和大腿两侧火辣辣地痛着，宝贵的贞操已失去了，自己成了马步芳的玩

物，作为一个红军女战士，虽然失身於敌人，但失身不能失节，还要与敌人作斗争。

马步芳用力搂着孙桂英，他简直就想将孙桂英吃了，他的阴茎不断在孙桂英的阴道里抽动着，嘴里含着孙桂英

的一个乳头，使劲地舔着，随着他的快感越来越强烈，他使劲地用牙齿咬着孙桂英的乳头，竟将孙桂英的乳头咬破

了，马步芳的嘴里含满了孙桂英的鲜血。突然马步芳大喊一声，他的精液一股股射进了孙桂英体内，发泄完後马步

芳才满足地从孙桂英身上爬起来。

孙桂英以为她可以暂时逃脱马步芳地蹂躏，她从床上爬起来，想穿上衣服，可马步芳又将她按倒在床上，从衣

柜里拿出一条黑色有背带的连身长筒丝袜，强迫孙桂英穿上，这条连身长筒丝袜的阴道部位有一个小孔，女人们穿

上这条袜子仍可进行性交。

马步芳让孙桂英站起来，脚穿一双红色高跟船鞋，用那淫秽的眼光欣赏起孙桂英的胴体，孙桂英身材高大、苗

条，穿上这条紧身丝袜显得非常性感，丝袜紧裹在修长的大腿上，大腿根部的阴毛隐约可见，硕大的乳房被连身袜

子的上部紧紧绷住，那红色的乳头彷佛要从中蹦出，孙桂英刚被马步芳奸污，乳头在轻轻地颤抖，阴道中白色的分

泌物一点点地涌出。

马步芳将孙桂英抱起，扔到床上，扑到她的身上，再次开始奸淫孙桂英。

原来马步芳在奸污孙桂英之前吃了春药，他第一次奸污了孙桂英以後，就感觉到彷佛全身的力量还未用完，浑

身燥热，阴茎没有一点疲软的感觉，因此他仍非常有力地玩弄起孙桂英。

孙桂英穿着那条十分性感的连身丝袜，躺在席梦思床上，觉得自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

一样流了下来。

马步芳用双手摸着孙桂英硕大的乳房，孙桂英的乳房是女红俘中最丰满的，马步芳非常喜欢她的乳房。她的乳

房被连身丝袜紧紧地绷着，乳头上仍有斑斑血迹，马步芳隔着尼龙丝袜摸她的乳房，他很喜欢连身丝袜光滑的手感，

不断地用双手用力揉搓着孙桂英的乳房，痛快地大喊着。

孙桂英被马步芳压在身下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下身仍火辣辣地痛着。阴道里流出的分泌物和马步芳的精液使

床单湿了一大片。过了一会儿，马步芳大喊一声，他又要射精了，他将阴茎从孙桂英的阴道里快速抽出，对着孙桂

英的嘴开始射精，孙桂英的脸上、嘴上布满了马步芳的精液，孙桂英一时喘不过气来，昏了过去。

马步芳将孙桂英的连身丝袜脱下，将失去知觉的女红军战士孙桂英放进浴盆里，将她脸上及身上的污迹冲洗乾

净，他自己也泡在浴盆里，随心所欲地猥亵起这个陷入昏迷中、年仅十七岁、已发育成熟、刚被他占有、年轻漂亮

的红军女文工团员。

孙桂英从昏迷中悠悠醒来，她发觉马步芳正用手摸着自己的大阴唇，一双色狼一般的眼睛紧紧盯着她，孙桂英

长叹一声，紧闭双眼。马步芳见孙桂英醒来，将她抱起，用浴巾将她身上的水擦乾净，让她趴在床上，他要换一种

性交姿势继续奸淫孙桂英。

马步芳第三次开始奸污孙桂英後，孙桂英正处在一种半昏迷状态，她既有一种处女膜被毁的疼痛感、又有一种

从未体会到的快感，她开始呻吟着，全身颤抖着，她本能地要求马步芳让她转过身来，马步芳答应了她的要求，让

她扭转身，孙桂英紧紧地搂着马步芳强壮的身躯，用嘴在他的前胸上吻着、舔着。马步芳被孙桂英的激情感动了，

他加快了阴茎提拉的速度，伴随着孙桂英混合着痛苦和快活的呻吟声，他又一次射精了。

经过一会短暂的休息，马步芳又趴在孙桂英的身上，开始了第四轮奸淫。

孙桂英被色魔马步芳压在身下，她的小腹在剧烈的疼痛中，原本丰满的乳房更像一只发酵的馒头，显得更加硕

大，并有一种胀裂的感觉。马步芳仍趴在她身上乐此不疲地奸污、玩弄着她，阴道彷佛被撕裂一样，其中分泌物就

像水一样流了出来，她觉得那好像是自己的血液在流出，她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。

当马步芳第四轮奸污完孙桂英时，她已完全处於昏迷状态中。当马步芳第十次奸污完孙桂英以後，天已经完全

大亮了。

在众多女姐妹面前，孙桂英被马步芳强奸。

马步芳靠着春药的作用，尽情地玩弄了孙桂英整整一个晚上，他自己也感到疲惫不堪，一丝不挂的孙桂英早已

昏死在席梦思床上，她的阴部布满了马步芳的精液。马步芳将孙桂英抱到浴室，将她身体上的污物清洗乾净，他自

己也洗了个热水澡，随後就搂着昏迷着的孙桂英呼呼大睡起来。

马步芳一觉醒来，已是下午时分，恰好孙桂英也已经醒来了，正在穿衣服。

孙桂英已穿上了粉红色西装套裙，她从衣柜中取出一双肉色长筒丝袜，慢慢地穿上，然後弯腰穿上一双白色高

跟船鞋，向门外走去。马

步芳见状大喝一声∶「慢！」

孙桂英停下脚步，扭过脸来，愤怒地说道∶「马步芳，你已经玩了我一个晚上，难道还不放过我吗？」

马步芳轻声一笑∶「你昨天晚上有功，本军长要招待你吃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养一养身子，以後能更好地伺候我。」

孙桂英虽然不愿意和这个魔头同桌吃饭，但她实在饿得厉害，就坐下来吃了这顿晚餐。

吃完饭後，马步芳告诉孙桂英，他要当着新剧团每个女文工团员的面玩弄孙桂英。孙桂英惊呆了，昨天晚上她

刚失去了宝贵的贞操，今天马步芳又要当众羞辱她，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。

马步芳冷笑一声，将孙桂英拉到秘室外的另一间大屋子，这屋子里的柱子上绑着五个红军战士，他们口里塞着

毛巾，双手被绑在柱子前面一条长凳子上。马步芳拿起一把大刀，对孙桂英说道∶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将他们的

双手砍掉，让他们成为废人。」孙桂英想到自己所受的污辱，这些兄弟又因自己受连累，便一头向柱子撞去，她想

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她哪知道马步芳这个玩弄女人的老手，早已料到孙桂英会这样做，他一把拉住孙桂英，将她绑在另一条柱子上，

挥起大刀，疯狂地将一个红军战士的双手砍掉，又将另一个战士的头颅砍掉，鲜血喷到了屋顶。马步芳对孙桂英吼

道∶「你就是死了，我每天都要杀死一个你们的人，甚至会到四川去杀死你的父母，让你死了也不得安宁！」

这时的孙桂英真是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，她只得重重地点了一下头，答应了马步芳。

马步芳将新剧团的所有女文工团员招来，用一根绳子将所有的女演员的双手串起来，将绳子两端系在两根柱子

上，让她们站成一排。马步芳面对着这些女文工团员，对孙桂英说道∶「脱上衣。」

孙桂英没有动。

「脱！」

孙桂英慢慢地脱下了西服上衣，露出了一件雪白的丝织低开胸内衣，她随手将上衣扔到地毯上。

「真乖！」马步芳亲了她的脸颊一下，

「将裙子脱掉。」马步芳说道。

孙桂英站在那里没有动。

「又不听话了是不是？」

於是她缓缓地脱下了裙子，马步芳摩挲起她的大腿，他感到很惬意。

马步芳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点起一根烟，一边吸一边看着她∶「把小衣服也脱掉。」

她站在那里又不动了。

「我要杀人了。」

她只好慢慢地脱掉了小衣服。

「你现在越来越听话了。」他在她的屁股上拧了一把∶「把胸罩脱掉。」

她慢慢地将胸罩的口子解开，露出了丰满硕大的乳房，看着她那丰硕无比的乳房，其他女文工团员都惊呆了。



「你们都是本军长的玩物。」他用手掐着她的一个乳头，拉着她走到一条长沙发前，他坐了下来∶「给我一只

脚。」

她将一只脚的鞋子踢掉，向他伸出这只脚，他抱住送来的脚，仔细地抚摸起来。

「我要另一只。」

她抽回那只脚，又送上另一只脚。他玩赏完她的两只脚以後，说道∶「把裤头脱掉。」

她脱掉了几乎透明的绣花小裤头，一丝不挂地站在他的面前。

他用手指捅了一下她的阴道∶「很好，你现在就像我的性奴隶，对我言听计从。」跟着又说∶「还穿着袜子干

什麽？」

她弯下腰，扯下腿上的袜子。

「侧过身！」

她侧过了身。

「背过身！」

她背过了身。

「再转过身！」

她又转过了身。

「躺下。」

她浑身一抖，仰面躺在了地毯上。

「把腿叉开！」马步芳凶狠地喊道。

她机械地分开了两条腿。

「你们过来看一看孙桂英还是不是处女。」

他把绳子的一端解开，女文工团员们被绳子拉着一个个走过来，马步芳令她们弯下腰，分开孙桂英的阴毛，仔

细看看孙桂英已被损坏的处女膜。

马步芳将绳子的栓回柱子上，问孙桂英道∶「你的身子是被谁破的？」

「是你。」

「你已经是我的小妾，是不是？」

「是。」

「你的身子属於谁？」

「属於你。」

「她们是谁的女人？」

「是你的。」

「我现在要干你，你愿意吗？」

「愿意。」

他扑向了她。就这样，马步芳当着这些女文工团员的面前奸淫了孙桂英。这天晚上，马步芳派马英和马有

福押送，用两辆小卧车将黄光秀和陈淑娥接到军部密室，并将她俩的所有性感衣裙、鞋袜都带来了。黄光秀年仅十

六岁、陈淑娥也只十七岁，她们的皮肤白晰、丰满、富有弹性，体态修长、优美，清澈宜人的大眼睛中露出一丝忧

郁。

是啊，人生的道路对她们来说太坎坷了，被俘刚几个月，她们就饱受马匪军的摧残、蹂躏，在押送西宁的路上，

匪军官见她们俩性格软弱可欺，每天晚上都强迫她们俩及其他几位女文工团员陪睡，使她们受尽了人间屈辱。有的

女文工团员甚至在例假期间也被施暴，由於受尽了摧残，她们不再反抗，麻木地承受着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暴行。

当时正是腊月时光，刺骨的寒风在无尽的黑夜中狂啸。在来军部之前，黄光秀和陈淑娥先被带去洗澡，然後按

马步芳的要求打扮了一番。

黄光秀带一个黑色缕花胸罩、白色透明裤衩、一件黄色羊绒衫、黄色带脚羊绒裤、黑色高跟漆皮船鞋、外穿一

件深红色的羊绒大衣。陈淑娥上身穿一件雪白的胸衣，下穿一条淡红色的丝织裙子，一双肉色长筒丝袜，脚穿一双

红色超高跟凉鞋，外面仅穿着一件淡红色的风衣。

当这两个打扮性感入时的女红军上车後，马英和陈淑娥坐在一辆车上，马有福及黄光秀坐在另一辆车上。看着

冻得瑟瑟发抖的陈淑娥，马英被她的美貌惊呆了，过了一会儿，马英慢慢地挪身过来，手不规矩地放在了陈淑娥的

大腿上，一股羊味扑鼻而来，陈淑娥本能地将身子挪开了。由於穿的衣服太少，陈淑娥弯下腰用手紧紧捂住双脚，

马英见状，一股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，他将陈淑娥的双脚拉过来，脱下高跟凉鞋，敞开大衣，将她的双脚抱在胸

前，就像雪中送炭一样，陈淑娥感到暖和极了，并未感到马英在肆意猥亵自己的双脚，竟然对马英产生了一丝好感。



黄光秀上车後，看着马有福那火辣辣的眼光，不禁觉得好笑，她将一只腿放在朝向马有福那边座位上，微微一

笑。

马有福趁势将黄光秀的一双高跟鞋脱下，摸着黄光秀的脚，羊绒袜的手感好极了，他又将黄光秀的鞋子拿到嘴

边，贪婪地吻着。黄光秀脱下另一只鞋，将另一双腿也放在座位上，马有福迫不极待地将另一只鞋夺过来，玩赏着

两只高跟鞋。

黄光秀及陈淑娥到了军部以後，马步芳一只手拉着一个，将她们带到一条长沙发前，马步芳坐在黄光秀及陈淑

娥中间，把她们的大腿揽到怀里，脱掉她们的高跟鞋，抚摸着这两个女人的四只脚。马步芳特别喜欢黄光秀穿着黄

色羊绒袜的脚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袜子，黄光秀纤细的双脚穿上厚厚的羊绒袜也变得丰满起来。

马步芳发现陈淑娥的双脚非常冰凉，就命令她穿上黄光秀的高跟皮鞋，围着屋里的一条大柱子跑着，只到感觉

脚出汗才能停止。他自己将黄光秀抱在怀里，一边用手揉搓着她的乳房，一边用舌头舔着她的脸。

陈淑娥跑完後，马步芳命令她将鞋子脱下来，发现里面已有点点汗水，他又命令黄光秀穿着这双鞋子也在屋子

里跑了起来，直到她的脚上也出了汗，马步芳将黄光秀脚上的鞋子脱下，自己的舌头贪婪地舔着陈淑娥和黄光秀洒

在鞋子里的汗水。

这时，马步芳命令陈淑娥将黄光秀的衣服全部脱光，他要利用陈淑娥的手玩弄黄光秀。陈淑娥机械地走到黄光

秀面前，先将黄光秀的大衣脱下，挂在衣帽勾上，又将黄光秀的羊绒衫脱下，解开黄光秀的胸罩的带子，黄光秀的

上身就全裸在马步芳和陈淑娥的面前。

当着一个女红军的面玩弄另一个女红军，并让另一个女红军成为他的帮凶，这是马步芳想出的一个瓦解女文工

团员的毒计。黄光秀一直处在恍惚中，她没有想到马步芳竟然这样对待她。在陈淑娥缓缓地脱黄的衣服时，马步芳

不断地抚摸着黄光秀渐渐裸露的身子，还不时将手伸向陈淑娥的裙子里。

马步芳让黄光秀躺在地毯上，陈淑娥将黄光秀的高跟皮鞋、袜子、胸罩全部脱下後，马步芳又让黄光秀两腿叉

开，然後让陈淑娥用穿着丝袜的脚蹭黄光秀的阴部。过了一会儿，黄光秀的脸微微发红，手不自觉地在乳房上轻轻

地揉着，阴部潮湿起来，下身也不断地蠕动起来。

马步芳淫秽地笑着，命令陈淑娥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，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黄光秀下身流出来的东西将陈

淑娥的两只袜子湿透了，她觉得轻飘飘的，身子好像已不属於自己了。

马步芳让疲惫不堪的黄光秀起来，将陈淑娥的衣服脱掉，让她们俩穿上一双绿花尼龙短袜，并排躺在床上，马

步芳跪在床上，捧起四只脚，狂吻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命令她们起来穿上高跟鞋，放起音乐，跳起了交际舞。



在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伴奏下，马步芳仔细欣赏着这两位年轻貌美姑娘，她们都有一张粉嘟嘟的瓜子脸、红艳艳

的两片薄嘴唇、黑亮亮的一头秀发像乌云，显得沉静、清秀、俊美。

舞曲下，两个一丝不挂的女文工团员仍在翩翩起舞，她们那光滑迷人的身子不断地诱惑着他，他觉着浑身有一

团火在腾起，猛扑上去，将黄光秀拉到一边，命令她光着屁股穿上一条黑色长筒丝袜，带着一个黑色胸罩，脚登一

双粉红色高跟凉鞋，他让陈淑娥在一旁唱着他亲自编写的《四季调》，自己拥着黄光秀跳起了交际舞。

黄光秀雪白的肌肤在屋里柔和的灯光下显得性感而令人目眩，均匀丰满的身子无处不透着一个美艳少女成熟饱

满的风韵。在马步芳心中，对黄光秀的占有，就是对整个西路军女红军的占有，玩弄她，也就是玩弄整个「新剧团」

的女文工团员。

「新剧团」的女文工团员代表着他年轻时的梦想与欲望，代表着一个男人自尊心的满足，代表着一个征服欲、

统治欲极强的一个强人又将一座座高峰踩在脚下。

看着马步芳一双黑茸茸的手在「红军之花」黄光秀几乎全裸的身上放肆地抚模着，陈淑娥含着眼泪唱道∶

「春季里到了水仙花儿开，

绣阁里的女儿家踩青来。

小阿哥哥！小阿哥哥！

小阿哥哥托上我一把来。

夏季里到了石榴花儿开，

石榴籽儿赛过了蚂禄。

小阿哥哥！小阿哥哥！

小阿哥哥亲手摘一颗。

秋季到了桂花香，

女儿家心里起了个波浪。

小阿哥哥！小阿哥哥！

小阿哥哥扯不断情思长。

冬季到了雪花满天飞，

女儿家心上赛过血日。

小阿哥哥！小阿哥哥！

小阿哥哥认清了你再来。」

黄光秀坐在沙发上，顺手将长袜脱掉，马步芳趴将下去，他捧住了她的一只赤脚。她的双脚也是那麽白皙、那

麽秀美，十枚趾甲涂得艳红，这就使它们看去也好似用象牙精雕细刻的工艺品。她的右脚伸向前方，脚跟并不踮起，

轻若一羽般地匍匐在墨绿色的地毯上，这就是那秀美的脚儿的润白和趾甲儿的艳红，被衬托得具有了对男人足以勾

魂摄魅的妖媚之态。

她的左脚伸向後方，脚尖儿点地，只有双腿修长的女人坐的时候才能那样，那是一种优雅而放浪的姿势。

在陈淑娥优美的嗓音下，马步芳感到下身在不断地膨胀，变得又热又硬，他将黄光秀拥到席梦思床前，将她轻

轻地放在床上，黄光秀迎合地把脚上的高跟鞋蹭掉，双腿分开，把双脚伸到马步芳面前。马步芳没有想到黄光秀竟

如此顺从，不禁满心欢喜，抱起她的双脚小心翼翼地抚摸起来，就像玩弄一件精美的玉器。

过了一会儿，马步芳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，爬上了床，黄光秀张开双臂，搂着了马步芳。马步芳的阴茎

进入了黄光秀的身体後，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温暖的港湾，一阵阵轻柔的潮水拍打着他的身体，阵阵快感向他袭来。

马步芳抚摸着黄光秀浑圆的双肩，下身慢慢地动作着，他从未体验出如此美好的感觉。

经过马步芳一阵剧烈的动作，黄光秀也达到了高潮，她轻轻呻吟着，双手不断地在马步芳的後背上来回滑动，

吻着马步芳的脸，高声呻吟起来。随着马步芳一阵剧烈的动作後，他伏在黄光秀的胸前，慢慢地吻着她的乳房，今

天晚上，他第一次射精了。

马步芳想做养鸟、玩鸟的人，但女俘们毕竟不是鸟儿。虽然身陷囹圄，但她们是人，是经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，

她们同敌人的斗争是巧妙而顽强的。马步芳叫她们到马家部队去演节目，她们便藉机演出红军艺术家李伯钊编排的

农民舞、儿童舞、海军舞、篮球舞等等。马家兵因无编导人员，时间也不允许他们重新编排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同意。

有的节目明显碍眼的地方，虽然被马家兵的师爷改动了，但演出时，她们仍一如既往。

有这样一首歌，原来的歌词「鼓声咚咚，红旗飘飘」，被敌人改成「鼓声咚咚，国旗飘飘」。演出时，她们仍

旧唱「鼓声咚咚，红旗飘飘……」敌人听出来了，把她们拉去毒打、审问∶「谁叫你们这麽唱的？说！」

「我们历来这个唱法，习惯了，改不过来……」女俘们众口一词。

马步芳是地方军阀，想独霸一方当土皇帝。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委员长，要统帅全国，时时想吃掉马步芳。两家

貌合神离，明争暗斗，大凡政局中人，都知道这一点。於是，女俘们又想出了妙方，在台上台下唱起来了∶「蓝衣

社，是走狗，钻在桌下啃骨头，终有一天死在我们手里头。」这是骂国民党蓝衣社的歌。

「怎麽，能唱吗？你们马家的官兵都不吭气，那好，我们再唱。」

「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紧，骂一声蒋介石你卖国的奸臣，你本是中国人，为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杀害良民？…

…」这是骂蒋介石的。「怎麽，能唱吗？」马家官兵在台下左顾右盼，有点尴尬。

「喂，你们不要惶恐，不要怕，周围没有蒋介石的嫡系，就是有也不要紧，谁要查问，你们就说∶我们是红军，

你们管不了。什麽，我们不敢骂马步芳？照样骂！你听听，这是西路军到河西走廊以後我们才编的歌曲。」

「马步芳在西北，阻碍抗日真可恶，压榨人民心很毒，我们要消灭马步芳，建立後方把日抗，恢复失地才有望。」

这骂马步芳的歌，当然不能公开在舞台上唱，但私下里，女俘们经常唱。

一次，马家兵听见了，管理「新剧团」的赵养天立即让人吹哨子，命令女俘们集合∶「说，谁叫你们唱的？谁

是你们的组织者？」赵养天一该往日温文尔雅的样子，气急败坏地叫着。

「谁也没教，我们在红军中就这麽唱……」

女俘们小声嘟囔着。

「你们再唱，我砍了你们的头！」

「我们为你们唱歌、跳舞，还要被你们的奸污，打死了倒不受这个罪！」刘明清流着眼泪说道。

「对，我们是人，不是妓女，不能任你们蹂躏！」女俘们大声说道。

「姐妹们，我们不要再为这些禽兽打扮。」宋时华踢掉脚上的高跟鞋，拖掉长筒丝袜扔到赵养天的脸上。女俘

们纷纷踢掉高跟鞋，满院子都是黑色、红色、白色的高跟鞋。

「宋时华！你敢带头闹事？」赵养天命令士兵将其他女俘拖进屋里，锁了起来。命令马家兵将宋时华的衣服扒

光，吊起来，用皮鞭狠狠地抽，直到她昏死过去。

赵养天狞笑着对马家士兵说∶「你们谁想要这个臭婊子就上吧！」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我们被俘女同志中编了一部份

到新剧团为他们唱歌跳舞。我记得「新剧团」

人员最多时６０人左右，後分配到甘洲一部份，还有３０人左右。我记得有黄光秀、党文秀、陈淑娥、安明秀、

王定国、孙桂英、罗秀英、秦云杰、苟先珍、张琴秋和我等。

在「新剧团」我们自己做饭，自己管伙食。马步芳这个荒淫无耻的恶棍，玩女人时喜欢让我们穿上性感衣裙、

长筒丝袜、高跟皮鞋，他给我们「新剧团」的女兵置办了统一的服装，平时一律穿西装套裙、长筒丝袜和高跟皮鞋。

经常被他奸污的姐妹每人都有几套衣裙，他给我也置办了好几双高跟皮鞋，有各种不同颜色，还有一些内衣、短裙、

长裙和旗袍等。我记得孙桂英和宋时华个头高大，买的高跟皮鞋都太小，马步芳还专门派人为她们定做了鞋子。



平时，只要他兽性发作，就把我们叫到军部密室去奸淫。一次，他观看演出时看中了我，赵养天把我带到他的

密室，那时，我才１８岁，还是处女，那天晚上，我失去了贞操。以後，我便经常被他叫去跳舞、奸污。

马步芳让我们跳舞，但他们没有人教，仍让我们跳红军的舞，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，用原来的曲调唱。

我们红军有一首歌叫「鼓声咚咚，红旗飘飘」，马匪把「红旗」二字改为「国旗」，可是我们在演唱中仍唱「

红旗飘飘」。有时他们不注意，就过去了，有时候听出来了，就把我们打一顿。

【完】